

昨非庵日纂

明鄭瑄著

第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昨非庵日纂卷之三

種德

明 鄭瑄輯

胸次是良田。廣植善根。百尺連臺。隨地建。心頭鏡。穀種多。飛法雨。大千金界。自中生。雖勢有偏全。未必觸水盡溉。乃心無慈忍。所能印川。皆月耳。纂種德第三。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府參軍鄭崇質。當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相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蘇東坡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為公買一宅。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至村落。聞一姬哭甚哀。公與邵推扉入問故。姬言。吾有居。傳百年。子不肖。舉以售人。數世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愴然問所在。即公以五百緡易者。因再三慰撫曰。此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姬。即命取屋券對姬焚之。呼其子迎母還。不索其直。公遂還毘陵。不復買宅。

昨非庵日纂 卷三
孫叔敖為嬰兒時。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故。泣對曰。偶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

曰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福及長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范文正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續經數人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贈斂棺槨皆所未具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唐張道原拜大理卿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原曰禍福無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為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捨之更資以衣食遺焉

唐從事崔郊有婢端麗郊嘗私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頔家郊思慕不已因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嫉郊者寫詩於于公座公覩詩召崔曰詩係公作耶命婢與生同歸

唐郭震少有大志十六歲入太學家送資錢四十萬適有喪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震舉以與之亦不質其姓氏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以厚直易鄰居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為宗祧計。請於母。母語次魯。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為。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媒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既為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且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復如舊。陰鏗與賓宴飲。見行觴者。舉酒炙授之。眾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侯景之亂。鏗為賊禽。或救之得免。即前所行觴者。曹武惠王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備禮嫁之。

劉師文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為壻。楊死數年。方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師文竊窺。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妻至問故。曰。父遺議。以田四十畝為嫁資。約銅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也。劉曰。豈有為壻而令人賣屋以畀者。取券焚之。携妻竟歸。嗚呼。今人有無嫁資而不納其婦者。何相去遠也。嫁娶責財。若償宿負然。真夷狄之道。使貧家

殺女皆是故也。又則有翁壻相忤於訟者矣。姻婭相對如仇者矣。安得如師文者以轉移一世也。

魏子都暮行逢一書生。心痛踣道左。子都下馬撫摩。俄頃卒。囊有一卷素書。十餅黃金。子都賣其二。辦葬事。餘枕其腦下。素書置其傍。後數年有從子都問者。子都引至墓下發棺。金書具在焉。

元沈仲說年四十無子。妻為置一妾。姿色美麗。說詢所自。知為范復初之女。父喪家貧。而母鬻之者。仲說惻然淚下。語妻曰。此女之父。吳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為妾。即召其母。令擇壻。且為具奩遣之。

曾公亮布衣遊京師。聞旁舍泣聲甚悲。詰之。旁舍生欲言而媿。久之曰。僕向用官錢若干。吏督急。莫償。乃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所以泣也。公亮曰。商人轉遷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即棄為溝中瘠矣。吾士人也。曷與我旁舍生曰。君愈商人數倍。然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亮曰。償直索券。不可。則訟於官。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俟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至期攜女往。公亮舟行已三日矣。

南陽李文達大父家種綿花載湖湘間邸舍有三商議值三百兩交訖邸忽失火燒罄三商抱哭欲自盡李慰之曰汝貨未及舟尚為我物物失值存我應還汝汝失此貨本無以為生我尚能力業即還其價

東漢梁商常曰多藏為子孫累所得俸錢及兩宮賞賜悉分與昆弟中外年凶穀貴多有饑者輒令蒼頭以牛致米及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以姓名朱冲多買敝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

司馬君實新第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於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為完人矣

范文正公少貧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呼公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其所成白金一斤納公懷中公方辭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公為諫官術者子長呼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還汝出其方並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託以二女皆絕色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如此

周武帝微時事漢隱帝為孔目官見一小軍跣足於雪中行憫之脫己靴賜焉後帝奉命征契丹在軍中幾危得一小軍救之乃賜靴之人也

宋查道淳化中赴試貧不能上親戚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貧無以葬母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與之又嫁其女

孔寺丞牧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菓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為製橋盜慚不復渡

顧覲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覲之禁不能止及為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櫛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

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君女將出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箒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地穴為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

人曰父即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資先為求婚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奩以歸君子可乎許荅曰遵伯玉耻獨為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子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令人引進語夫人曰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即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為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以此為生毋浪費也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家頗豐一夕盜入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為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為邏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為良民

浙有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寒令其子取被母以卧被與之悞捲母鞋一隻病已還被而鞋墮牀下師徒皆不及知使來視疾見鞋疑妻與通令婢詭以妻命邀之已持刀伺其後師問何事叩門婢告以主母招師怒曰是何言歟明辰告主人罪爾使

復強妻親往。師固拒曰：「某蒙東君延居西塾，敢以冥冥墮行哉？門終不啓，使怒稍輟。然疑終未釋，明日師辭去，使始釋然。」謝曰：「先生真君子人也。」始述昨夕始末，謝其悞。師後登第。

吳全琮父柔為桂陽守，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吳交易。琮皆賑士大夫之貧者，空船而返。柔怒，對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故因便賑給，不及啓也。」柔奇之。高密東岡李昆撫甘肅時，偶視都司獄牆隈白骨堆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感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也？」遂於城外作義塚埋之。肅地邊夷婚多論財，軍貧未娶者，公查各衛得千餘人，量給銀布助之。後公還，送者攜妻孥伏道而泣，皆昔之獲配者。

尚書張悅操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苛。有為四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

陳眉公云：「余二十年前聞蓬頭許余學道，令讀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能坐卧，赤日中來年嬾習此法，頗以炎蒸為苦。」即敝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暎翳然，往

往移榻卷簾。遷徙不常。如絕無養者。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其
匍匐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疫痢之苦。轉視此
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每年奉明旨熟審。他未有行者。若得仁人君子請定為例。
未減者。清理一番。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幕官。掃圖圖。捺枷杻。以廣聖主好生之
仁。暑月無得濫受詞。無得輕羈候。不時吊監簿查囚數。以為治狀高下。務使眼前
火坑。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耳。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己而移
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章仔鈞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章得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
練氏密使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為將。攻建州。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
州。二將遣使以金帛遺練氏。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吾
戒士卒勿犯也。練氏返金帛。並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
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

張知嘗在上庠。中有白金十兩。藏在篋中。同舍生伺公出。發篋取之。學官集同舍檢

索因得其金。公曰：「非吾金也。」同舍生感激，夜袖以還。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夫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為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此為隱君之賜，彰君之賜乎？」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

尹師魯洙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教之。如子。朴少年有才，所為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象哭之。

徐孝祥居吳江，隱居好學，布衣草履，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罅陷諦視，有石甕，啓之皆白金也，亟拚之一毫弗取。人無知者。幾三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乃啓穴，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全活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遺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

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謁大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仍還京師卒業。封後遇賊。財物悉被掠。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并相送。賊大驚曰。此賢人也。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叛。高仁厚圍之。為書射城中。遣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晝夜兼攻。城陷必矣。諸君圖之。數日。賊將楊君雄大呼於眾曰。天子誅元惡。他人無豫也。眾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繫其首出降。賊平。

隋李士謙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為。皆子所知。何為陰德。

馮道為人。能刻苦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牀席。卧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諸將有掠美女遺道者。道皆寘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居父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夜潛往為之耕。

武后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為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曹彬下江南。金陵受圍。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彬曰。余疾非藥石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其焚香為誓。明日城陷。李煜既歸。凱旋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崔篆當王莽時。為建新大尹。所至獄犴填滿。篆垂涕曰。陷人於罪。彼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固爭。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趙鼎為秦檜所害。得旨歸葬。鼎之子汾。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攜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按私釀為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為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

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鼎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

元世祖發宋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太祖歎息久之。謂危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夫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於故陵。

鄭建中貲鏹巨萬。徙安陸城中。居人多舍客。每大雨則戴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

楊廷和每宦遊歸。則為鄉人建一惠局。初歸。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為學士堰。再歸。捐建牌坊。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全活數萬。後歸。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

李沆有一僕。通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十歲有姿。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己子育之。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為結禱。務在明潔。夫人如教。及笄。擇一壻。具奩歸之。後僕歸。女白之。感公刻骨。公病。夫婦剝股作羹。及薨。服

哀三年

明山賓臨青州歲儉啓倉贍貧後刺史簡州曹失去簿書以山賓為耗冒追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駱公緒少時鄉里饑困游客或多窘乏公緒為之飲食衰少其姊哀而勸之公緒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張文節公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后見其二侍婢老醜勅妙年二婢服飾華麗賜之公歸知后意從容詰二婢曰此乃夫人媵也出無所歸但二妹齒未踰笄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太后慈憫志豈可渝入見當懇奏遽召宅老呼其父兄對之折券并予服飾為資嫁

徐鉉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謂曰得非售宅虧價以致是乎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故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

國朝楊承芳為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糧監禁歲久鬻子女未即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送月俸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悟倉官虧糧之故愀然曰常俸食之不能盡職尚有天殃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聞眾懼因捐俸設法補

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選

王廷禮與陸某交陸貧甚向人貸金五十券中詭書廷禮姓名未幾索金者至廷禮知之曰陸吾故人也即以妻簪珥為償不令家人知之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止三百溢數則投先到者於海有南海太守奏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推之海復殺之矣不若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帝感悟可其奏

八
周世宗性躁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己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

李文靖拜叅政胡秘監啓賀歷試前呂郭辛陳四叅政以譽公公愀然不樂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亦適遭逢耳乘人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為况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

金將郭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遁往取之斌食盡城破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幸哀其兒而收之言畢遂投火死竺遁聞之惻然命保其孤

宋尚書沈誥寬厚慈祥有卒患背疽公親為合藥藥內用酒公時適從祀員壇恐其貪酒不治藥必親治與服然後往傳舍被隣子罄盜廳吏執付有司公往語有司曰此亦官子弟迫貧至此惟寬恕之隣子歸公又勞以錢米致政歸家每歲歉即發租平糶公自執斛斗每倍量與人見貧甚者必以錢密置米中鄉人不識公但云彼着青布衫道人量得米好

肅宗嘗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發其塚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聞此恐阻自新之心事乃寢

宋京樊樓畔有茶肆生意極盛有士人李氏就肆遺金一袋歸始覺李以肆中往來如織定無覓處置弗詢後數年李復過此因憶謂同侶曰往年失金於此狼狽幾不能回主人聞而揖曰官人彼時着毛衫裏邊坐乎此係某拾得當即追還奈官人行速特權收之今說塊數稱兩相同即取去隨招登小樓中皆貯人遺失之物如拿履衣服器皿各有標題曰某年月日某邑人所遺者或僧道婦人或似商賈官員各識之就樓角尋小袱封記如故中間塊數稱兩與李言同遂舉以還李分